

老殘圖憶錄

第三冊

官

条，袁世凱閱電后认为大勢已去，所依靠的陳宦都叛了，无人可恃，当夜即吞鸦片烟膏而死。于是，消极反对袁氏皇帝自为的段祺瑞，以参战协約国督办名义，和参、众两院国会商議請付总统黎元洪暫入新华宮，主持大計。

此时在山东的革命軍弄成进退无路局面，居正竟異想天开跑到濟南，当时山东督軍張怀芝請居协商山东革命軍所謂善后措施，居以省长作为交换条件，若任彼为山东省长，軍隊可交給国家或解散令全軍官兵各返鄉里。張說一切听北京命令再作处理，至于省长我个人是欢迎的，但也要聽北京作决定。后經段祺瑞指令張督軍关于革命軍要分別遣散或訓練，由地方負責办理，省长一席着勿庸議，待时局安定再行决定。張督軍奉电后心有成竹，对居以不理睬态度对之，居久候无聊不得已返回上海，留日本通陳仲孚在濟南等待交涉，居的日本駐間等均无聊而散。

維新駐防朱宮青部团长王貴忱，乃一朱宮变的小土匪头，和日本通的旅长凌蔭青，都是陳仲孚的党羽，他們在地方上四处搜刮民財和强搶，朱宮青对若輩毫无支配能力，但朱宮迷的思想很濃厚，他竟異想天开及人出活动，又派其副官长赵化宜往南京馮國璋处活动。这两赵都是辛亥一役慘殺同志的反革命者，同时朱又用金万福旧部修殺革命同志最多的馬光中作稽察长。以上三人每見老殘和邵耿發同志，故意表示馴服态度，毒藥你令人肉麻。不久赵鏡非返来说段允許安置朱宮青为正式而长，不过有先决的条件，令朱通電段作內閣总理，負起將來选段为总统运筹責任。朱和他的同學們秘密商議下，拟就了段段的通電。李元章同志及老殘不会老殘去阻止此电，老殘当即先派人把电报追回，老殘持电稿去說服朱宮青，

朱当时惭愧无话答对，此电未能拍出。同时对朱說不要忽視和忘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紀律，这样做再見孙中山先生时，有何面目交卷呢。又連接朱的付官长赵化宜的电說馮玉祥要派張宗昌來維縣。朱即命令赵化宜向張宗昌表示欢迎，並随时报告張动身的日期。此时李元著和老殘感觉朱竟能迎接暗殺陳英士的仇人，看朱为了个人野心不择手段，李元著和老殘无再留維縣的必要，遂于次日离开維縣，在朱愚而好用的情况下，李返上海老殘去天津。这說明我們当年无产阶级革命存在是一本糊塗失敗的经过。

在老殘到天津后，即时常写信指示謝宝軒同志，要加強軍風紀的訓練，保持和发展青年軍人的革命作风，坚持成为真正規軍，以备革命再起时为民爭命。

不久聞朱有青全部被調到濟南，把謝宝軒一團安置在濟南陸軍營房內，尹錫武一旅駐防在城內旧營房，独朱有青的師部和凌蔭青旅駐在高埠地民間大車店中。次日朱接山東督軍張某召去，聲稱是談話，朱進門即被扑委在濟南監獄中。同时兵團上朱的部众，命令悉被分遣回鄉，否則一律槍斃。旅長凌蔭青即跪叩求免，服從槍斃。团长王貫忱聲稱須朱師長親來方能送上武器，否則死也不當。如新開火，在众寡悬殊下，全才投降，当场把王貫忱槍斃，同时宣佈朱、王等在山东地方上假革命之名損害老百姓，慘殺無辜等罪行。旅長尹錫武因无文化自动把部隊交省，手充省政府少將參事。謝宝軒一團以其平日軍風紀尚好，全團官兵由36岁到18岁完全青年，被北京陸軍部調至天津小站駐防，訓練成为正規軍，名为新軍訓練團。到小站后，謝宝軒到天津把东北革命軍经过情形和老殘詳報经过，方知陳仲孚在日本人保护中，自濟南跑到上海，在上海成立交易所買空賣空。居

正在吳淞地方購置田地，成為大地主，在上海度其富翁生活。

以上是打倒袁世凱，所謂中華革命黨的組織，已經變散，無形中等於結束。孫中山先生在上海整理三民主義理論和造國方略造國大綱。

袁氏死后南北軍閥禍國，明爭暗鬥即行開始。北洋軍閥自清末民初，就有王龍、段虎、馮狗之名，龍是指老軍人王世珍，但王為人清高，早已不與聞政治矣。段瑞瑞是虎，野心最大，他在軍隊中又組織一個安福系。

馮國璋是狗，在北洋系中也是個有勢力者。馮、段在明爭暗鬥中，他們有共同點，都是反革命的头子。中間有位和尚黎元洪作了袁死后繼任大總統，

虎和龍都不甘心情願，段曾派徐樹錚把總統的印信抱走，當時笑話百出，成了軍閥群狗爭食的局面。北京政府向是命令不出部門的空洞中央，

各省而形成諸侯割據。從北京以及各省市地方上，如北京只見達官政客羣生活花天酒地騎在人民頭上，青年學生畢業即失業，凡有氣节的青年都覺苦悶，

要尋求革命之路，看到和所講國民党的現形又不願去參加，這是少數青年有志之士當時的情況。多數受當時惡社會逼迫和污染，

社會上趨炎附勢之風，一時很盛，有的奔走于權貴門下，弄到一官半職，如有陳興模可能是個軍需學校出身的，以其家庭是地主很有錢買了

一種古玩孝敬段系的徐樹錚，拜徐為老師，不久在段系中辦理軍需和交通。

陳曾經被段其瑞召見，陳一開口就向段說：本人向來反對革命，他們都是一群無父無君的狂人，我學生向不崇拜您（段），創立民國您是首功，

參加協約您是高見，反對袁項袁皇帝自為您也是重造共和的首功。陳還說學生效忠您就等於報效國家。從此陳興模就發財致富成為安福系的清干，

據友人說很多人認為陳行為很得方法，有青云直上的前途。有的人說陳

裁縫段瑞的話，使人听到肉麻，但小人得志得意忘形，他在社交上常諷刺同學說識時務者為俊傑，自命清高是條討飯無處之路。因此陳在青年中驕傲神氣十足。以上是老我舉出彼陳興德這個人為例，其實何止陳興德一人呢？其次還有一般政治野心家，他們看當時的社會，為了培植其在政治上登台的勢力，於是高唱培植青年的高調，如孫武倡辦朝陽大學，王正廷倡辦民國大學，不久李石曾又倡辦中法大學。他們之間有的是在社會上募捐辦起的，有的是利用庚子賠款開辦的，當時社會上呼之為籌辦大學。此外有耶穌所辦的幾處大學校和男女中學校，已立的只有北京大學，後有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設在唐山。當時北京市面上只是前門外商場尚繁榮，人民的生活當時有東富、西貴之說，也就是說東城住的是吃洋飯的買辦階級，西城都是大小官們的居住場所。大衙小巷討飯的多，拉人力車的多，滿街作小販生意的人多，整夜無間拉人力車。老我有一夜晚在西城牛盤胡同口坐上人力車往交通旅館，在下車付錢時，發現拉車的是個廿多歲的女人，頭上圍了破布，我從她說話聲音中听出是女的，問她為什麼不做婦女可做的勞動，她說我有3個孩子，白天給公寓客人洗衣服，但收入不敷所用，丈夫原本拉車因為吐血病倒在家裡，所以我不拉車，一來要交車租，二來維持5口人的生活，我們是窮人請先生不要耻笑，實在是為生活而不得已啊！老我当时看这个女人满脸是淚，此时我腰中只有四枚洋錢，全送給她。她初而不要，已我扔在車上后，这个女人說誰說沒有好人，今天我可碰到了。老我即进入旅館心中非常难过，旅店人問我寧先生和拉車的口角了吧？老我即把看到的對他說了一通。旅館人說北京就老百姓的生活，婦女拉人力車還算是有辦法的呢！這種女的拉車很有不止像你所

遇到的，你在前門車站下車時，就有好些大姑娘手持布片子給你滿文身上反塵，中間有好些只吃一飽。而外最慘的是逼良為娼，在東城有些公寓小旅館和東安市坊、西安市坊、前門外的勸業坊等處都是皮肉生意的交易場所。有位辦社會公益事熱心人劉砥泉他來訪問老殘，要求我用社會聯繫的關係，為社會群眾貧苦人募捐。當時入冬時間，劉砥泉約我同他往天橋，參觀所謂窮市的棧房，我們看了三所，都是用片子或高粱桿子搭的棚子，每所有二百餘人，其中有老年、壯年和少年和兒童，有癯子痘巴和盲人，每處置有大鍋粥，每進一所看到的人們囚首垢面，破衣無鞋，臭味沖鼻。好在三所只有老太婆十數人，年歲都是50到6、70歲的人。老殘當時看到自問我們革命何時能成功，在思想深处很苦悶，劉砥泉問老殘你是否身有不適，老殘只是搖頭未答。登上人力車進入前門外一個浴池，脫衣時發現手和腳滿瘡都是，劉砥泉說寧先生請你為窮人幫忙，馮玉祥將軍和張學良少帥都捐過款項和軍衣。老殘搭火車往天津待錢買不到軟席，都被軍政人員以免票坐滿，好在往天津路近，站到天津下車時，發現列車內外都是乘客，甚至車頂上都是人。到天津後市面上除了各國租界地淨行林立，旅館飯店甚多，較為繁榮，河北大胡同各種商店都較租界地冷清，租界地中屬於日本租界中鴉片經營者甚多，妓館茶樓飯館比鄰都是，生意相當利市。北洋大官們多數在英租界置有近代式的花園公館，辦洋務者大半居于法租界。此時德租界正在收回中。天津四郊也是窮苦大眾多，人力車比北京還多，各租界不准無業人流入，沿街討飯者甚少，但在河北大街小巷甚多，小販也不時出沒。天津港下是個土匪聚積之所，唐山以北各縣土匪也不時為害商旅，外票待運的匪船也很多，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

在等于无政府状态。沿津浦路南下时，老残同当时京奉铁路局负责人谈起，他说每年春冬两季用小票车运出关的直鲁豫三省劳动大众到东北谋生者，有百余万人，他们之间有农民，有手工业者。从山东步行到关外者也很多，不过无从统计。在津浦路车行到每一车站时，沿铁路各站除了卖零食的小贩外，也发现不少老少男女讨饭者。车到汉刘邦出坊地徐州时，老残又看到闲人太多，步出站外时小饭馆很多，讨饭的也不时发现，忽然碰到一群赤足的群众，都是身穿破衣头顶草帽，上前问他们做什么生活，中间有位壮年说，我们给下火车的客人找东西，弄几文钱吃饭，我们是无地可耕的农民。老残问他们为什么不进站台摆生意便利，他唉声叹气说，站里不准我们进，那是铁路搬运工人的权利，问他们每天生意怎样，他说有时弄到几文工夫钱，有时一通几天无生意，有时扒着肚皮等生意。他指着伙伴说，我们都是吃红苕长大的，大米白面年节时才吃到。可见彼时彼大家的旧中国，谈不到什么叫政治，连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都谈不上，人民生活尤其是劳动大众，到处都是在层层剥削压迫中，苦不堪言矣。到了上海时经过宁绍铁路沿线，看到各乡村经营的农田非常细密入壁，男女农民在勤劳中衣服虽很破旧，但都是干净，这和北方不同，尤其是东北农民在耕种田地上都很粗疏。老残正在想着思北中，车行已驶进上海，到北站下车时，潮水似的人群，人力车比汽车多，有几辆马车向行客揽生意，老残即登上马车进入英租界，到惠中旅馆下车，进入旅馆开一单身房，马车费由旅馆代付，在进入旅馆过堂时，满屋是鸦片烟味，因天雨没有防雨衣，用饭后只好看报。在申报上看世界消息，登在头版上说世界大战协约国已战胜，战事已接近结束，德皇威廉第一已退，大战即告结束等等新闻。同时说美

利堅和日本乃是大戰中在經濟上大發其財者。此乃1917年2月間的消息。忽然有同志曹亞伯、李元著相繼來晤，曹說倒賣一役你很辛苦了，你來的很好，我們合力把同志們團結起來。他又說黃克強已破除成見，今後一定聽中山先生的指示，但克強先生身體太胖行動上感覺困難，我把黃的部下何雲竹和副官張群已經介紹給孫先生（曹亞伯外名叫曹真子，乃是留英學漢學的，孫先生在倫敦被撲時，曹正在英國，因此同孫先生相識，參加了中國革命同盟會。抗日戰爭時病故于崑山縣），李元著同志和我說葉楚傖同志午後即來和你同去孫先生家談話。老我和曹亞伯老同志約定去訪問章太炎先生和楊俊伯，李元著說俊伯先生馬上就來。外邊仍下雨，曹說南省天氣和北方不同，乃是多雨的气候，你要往外邊辦事只管去，若等天無雨就可誤事。談話中楊俊伯進來，稍事寒暄後遂我們到他家吃午飯，我們乘坐馬車前往。楊住在法租界，沿途看到二洋涇橋、三洋涇橋吳河已變成柏油馬路，和我于1912年來時大不同，在上海看到洋樓林立，都是中國資本家所經營，在上海商商界和其他三警看中看不到大小官衙，這和北京天津不同。在車中曹亞伯說我們已從英國步入法國了，這是中國的怪現象，在上海社會上對於各國租界地都呼之為法蘭西、不英地，很少有人談租界地。英租界的巡捕大部分是山東人，法租界是安南人，特務是中國人。午後老我同楊俊伯到孫中山先生處，老我將北方情形和同志們的近況扼要的報告，在山東革命一役想盡方法只保存濟寧軒門下的一團人，現駐天津以南小站加強訓練，朱青竟為自己走錯了路，已被山東當局扑下監獄。孫先生說過去的種種失敗，我們要引為教訓，同時要好好保持同志所領導的青年革命軍。袁世凱雖死，但袁的化身北洋軍閥還存在不

亞于袁氏，近得情報自黎元洪入都后，段祺瑞派人把總統的印璽搶跑，這種行為很明顯是權利之爭，這種怪現象已^還笑于國際間矣。曹亞伯說老袁臨死遺下來好些小袁世凱，當時引起在坐同志們大笑。孫中山說曹同志話雖簡單，確乎是一語道破，確乎是軍閥禍國的開端，據最近的消息說法勛要在徐州召開時局會議，聞各省都有派代表參加的可能，有人說這是黎元洪的會議，又有人說要拉着溥儀重登皇位，張勳是個粗人，他全軍仍保持亡清的作風，所以稱紫子軍，我們看后說大有可能，我認為孟言同志有作速返回華北的必要，聽說你要往西湖遊覽，可否在大局有了轉折時再去。老袁說我決定遵照先生的指示明后天即北返，先生今后要有指示請由亞伯同志轉告我。孫先生^還把他市錢的收銀一紙，上書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囑老袁轉給諸堂前几位青年同志，以資勉勵。遂告辭到張伯家用飯，令我最感訝者，今伯的四川菜餚非常考究，在涼床上還有很講究的鴉片烟具，他知道我好酒不好煙的生活，他伯說關外漢我知道你不同意我吸食鴉片煙，我們在日本時你知道我的胃病很重，從吸阿芙蓉后我胃也不疼又能吃飯。老袁知道他是藉口為治病吸煙不說是染上嗜好，遂一笑置之。當晚曹亞伯同志和我走訪章太炎先生，老友相見，太炎先生很天真的說關東漢來了，我們計劃袁一役你很難脫身。老袁說一本剛從毛從容起，聽說太炎先生要發行小學文章的刊物。章說正在准各中，寫書生籌款或問題。曹亞伯說孟言交遊廣，籌款問題我們老同志可分道設法。正談中忽接李元蔭同志電話，他說章某已辦好今晚8時登車。老袁即辭出和曹亞伯同到惠中旅館，曹說中山先生將我忙弄到一萬元，開一小型的化學工廠，工人有20余人，工程師由我自己擔任，現在正物色一位同志擔任付經理，告

于物色不着。你不知道上海这个社会太黑暗，很多革命青年都习染成流氓，到处弄钱出进于赌场，有的吸食鸦片烟，有的鬼混于妓馆野鸡窝里，如蒋介石、孙祥夫、杨虎等是也。所以我常和孙先生谈上海不是宜于革命的地方，乃是製造流氓的社会，全上海社会不分男女就以金钱为第一人生观，不择手段只要发财社会上就捧你，此地以賈力和混洋事者为头等人物。其次是各帮会的所謂老头子和大哥，都是上海社会的人物，他們形成碼頭有帮，車船上有帮，工厂有帮，里弄有帮，各馬路有帮，各行各业有帮，甚至于妓馆戲園都有帮，男盗女娼都得奉敬老头子或大哥。总之上海成为帮会的大本營。你們东北青年同志，如王鳴山、王曉峯親手殺死鄭汝成，榮子安、黃在田等擊斃和兵艦的事件，呂品三为一鄉人招不平大打法租界巡捕，这些事上海社会上都很佩服他們是革命的实行家。又对老殘說你个人不感觉孙祥夫白話和曾經去过大連的楊虎，他們都吃以上几位烈士的余瀾，到处弄錢，花天酒地同蒋介石在芳院小花園內鬼混。李元春同^此說時間快到了，我送你登車。于是我們就奔車站，上車不久，即和李青兩同志告別。車行至南京时，发现李純兵搜查行人甚严，次日经过徐州时，滿車站搭起布蓬，出入都是留髮辮的情形大兵，对于行人搜查很兇，車上乘客无不驚慌。車停有一小时即行北开，車上客人才覺鬆了一口气，当晚車到天津东站时，藍天蔚的付官来接我，付官說藍將軍昨晚去北京，今天說車必回到天津。老殘到英租界寓所时，有王永庆、陳丕耿同志等十数人在候我，同时謝宝軒的夫人和夢群也來我家，老殘問小站团部如何，謝的付官說前几天老殘派趙軍部人和謝团长談，最近恐有軍事行动，命我团做好准备，同时，发放两个月薪，昨天經軍部去的人方回京，謝还不明待命

作何行动。王參謀接着报告：听说各省实力派都派人出席徐州张勋时局会议，老段派徐商榘为代表，有消息說要讓王黎元洪捧徐世昌上台，又有消息說张勋要保宣統恢复清朝。晚9时后藍天蔚返來說黎元洪任命他为討逆軍司令，馮玉祥为付司令，馮此时是16旅旅长，駐防在京南郎房，黎元洪的卫队約有一旅之众，归藍天蔚統領，此时藍又和老殘說他已和黎元洪会談，請把小站鎮宝軒团員交归他指揮，共同討逆以挽大局。老殘說这是弄狗争食談不到大局，謝团乃是同志們心血所积成，預各为革命需要时使用。雖然拒絕藍的要求，但藍一再說革命要利用时机，我也明知段祺瑞要假借张勋起事，我也不是为謝团而出此，实在要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樹立革命軍的实力，可能在表面上暂时和老段合作。我們正在爭持中忽得情报說张勋的義子兵已北犯到天津車站，聞段祺瑞早已離京微服到馬厂其旧部李长泰部，当时是1917年5、6月間，张勋乱如入无人之境，都进驻丰台东便門一带地区，次日张勋即到，親自督战砲轰总统府。黎元洪因寡不敌众，從通州坐小艇逃到天津，他在天津英租界置有西式住宅。又次日听说宣統已被张勋迎入旧宮。同时，段祺瑞在馬厂舊部，号召全国討逆平亂。藍天蔚即派代表到段处，此时天津全市已掛上了紅旗，省长孙宝琦由其參政王永庆同志来和我們接洽，孙把省防軍交藍天蔚指揮响应段祺瑞的号召，藍一时很高兴，遂力請謝团加入，老殘說若先进佔天津，我便前往小站領謝宝軒全团参加討逆軍。其时德租界已收回改为特区，負責特区的是天津警察厅督察长丁震之，是个极坏的特务头子，在丁的特区内有裕丰紡紗厂乃是张勋投資的公司。老殘当夜領導謝团到了天津即入駐裕丰厂，此时謝团进佔天津河北警察厅。藍天蔚說天津紅旗已下，段祺瑞欲

調任前方，集集兵力共計兩萬餘人。豈知天津警廳廳長楊以德已奉段的密令，要防止謝團入天津市。老殘聞知有異，即派王永庆、陳丕显兩同志先到謝團指示先進佔特區，不意王、陳道經特區時，采一客棧說丁署長請王永庆商談謝團駐防事。王即認無備而到了處當即被扑。陳丕显即回老殘處，陳不知王已被扑，只說被丁振之約去談話，但老殘在思想中認為不妙，遂領着十數名青年神槍手，和陳丕显同志等共坐大型敞蓬汽車往謝團，但必須經過特區，汽車入特區時即聞有電鈴响，車正行進忽被武裝警察上前攔阻，說前邊有事此路不准通行。我們正交涉中忽然來个警吏，說都是自家人請開車前進吧。老殘知其有異，當即說我們夜晚乘涼不必強求通過，遂轉車而回，我們注意看見樹林中置有數架機關槍，武裝警察都臥地作待放之勢，我們坐的汽車轉頭已到英租界，英巡捕也要上前阻止時，汽車已跑入日本租界矣。王永庆同志當夜即被特務殺害，謝團即奉段令開往丰台車站，和十六旅馮玉祥合流，不久張勳敗逃北京交民老進，荷蘭使館，段以總理代行國家大權，預備選徐世昌為大總統，不幸謝團被解散，謝主軒為陸軍參謀，其他軍官則給以參謀或差遣等名義。此時老殘在思想上万分痛苦，要為革命而保留的青年軍未能從願，竟被這種政格而消失奈何。王永庆乃一孤子，殉難時23歲，卒業于商業學校，父母双亡是完全由同志們培植起來的青年。老殘因為精神和體力奔疲，遂決到北大荒耕田。于次日晚携青年同志們，到天津三不管澡堂洗澡，我們留2人在門外，其餘都進入盆湯室。我正在脫衣時忽得同志來說外邊情形不妙，最初只看見2、3人在那望風，他們在口語中形色焦急的樣子。老殘遂吩咐不洗了馬上離開，正在整衣要出時，只听樓下有人喊不要動。沒有你們的事。此

时老残說打破女浴室。好在此时洗澡的少，只有女服务者方要喊，被我們以枪逼之不敢出声。这时，特务們也跟进女浴室，我們即开枪拒之由便門跑到大街上，從群警包围中打出，我們12名同志都脫險进入法租界分住各同志的居所。此时老残家住英租界一条里弄，当夜即到客棧買購往上海的船票，老残宿于日租界奎天齋的別室內。早晨天方亮英巡捕和中国特务，到我居处共有6人，從前后門进入，正在樓下問我老伴楊樹先同志时，老残的二女儿时年12岁，忙把我另一手枪連子彈，用油紙包好扔在馬桶內，此景面若无事，提着馬桶下樓，特务惡聲問叫把提的桶放下。我女儿說你們要不怕臭打开你們看，另一个特务說小很快提走，好臭！特务們即登樓上搜查，毫无发现。此时英巡捕房中国人說，我們和你說过，宁某这个人常不在家，他的一切另有机关，你們不信，你看人也沒有，物証也沒有还說什么呢。正說話中楊樹先的学生进入，問老師可受驚了，同时对英巡捕房人說梁師爺已經和英人付領事說不应輕信中国官吏的話，弄些錯事，政治犯不是土匪，你們同去吧，師爺正发脾气呢。众巡捕滿口是是就走了。梁太太問老師可有什么損失否，楊樹先說謝謝你的关照，沒什麼損失，只是精神上受些刺激，國家前途使人擔憂罢了，煩你致意梁先生請他在租界內幫助愛国的青年，我相信你們夫婦都是愛國者。梁女士說請老師放心，我們平日就对革命的人抱同情，因为家庭所累只好在英国領事館混生活。她又說老師生活太清苦了，自家燒飯还到外边做家庭教師。梁夫人告別老残家后，即着人送来大米一袋，上海小菜若干盒。此时天津各报登出消息說昨晚9时許发现有匪徒8、9人在三不管澡塘，众匪正在洗澡时，被暗探发觉，由警察长丁振之親自率警20余人前往扑拿，众匪即开枪

從女浴室中出，全部四散無踪，當場打死警官一名，傷警兵數名，丁振之本人左胸受傷已入醫院。據聞謝連都是關外大漢，善能射擊，現在都潛伏在各國租界內。此時老殘因過事乏困，又兼精神因謝寶軒被遣散受刺激太深，遂經友人介紹到日本人窪田醫院休養。此時老殘的二女兒由藍家進醫院，她一頭投到病床，哭着問父親為什麼病在這裡。老殘即起來說我太乏了到這裡休息休息。即拉二女兒到小客廳，她各述家中被搜查的經過和她如何把母親的小手槍拿到藍伯父家等情況。不一時藍天壽夫婦來探病，他們說二姪女才12歲，有胆有識會辦事。正在贊美之際，老殘的伴侶楊樹先同志進來，她說你幾乎被特務發現，事情的經過梅溪女兒都給我聽了，謝寶軒派人昨晚到我家，報告他們的經過：最初他們力求全團仍回返小站受訓練，但是陸軍總長段芝泉不允許，校官以上謝寶軒委為陸軍部的參事，其餘如夏毅庭等人分別委為參議，差遣之類，所有全團給遣散餉三個月一律用公文送回原籍各回本業。謝寶軒不便親來，派人來看我們其意要我們去上海居住，同時派人說謝很關心我們生活，含淚交給來人兩千元，要他交給寧太太。謝對派來的人說你可能看不見寧先生，把一切情形報告給寧太太，她也是我們革命時負責人之一。因此謝一再強調請我們往上海居住，同時囑咐他的夫人不要去北京要住在天津，等到冬天再說寺語。藍天壽夫婦聽到楊樹先和老殘談的話，甚感謝寶軒以下的東北青年的忠義之氣和親如骨肉的感情，令人可佩。此時老殘在思想中，因為上海社會對於我們居住處處不相宜，是一個消息靈敏的社會，同時也是為了生活不擇手段的鬥爭社會，因此老殘決心要返東北去北大荒同邵同志們共同去開荒墾殖為生，訓練青年待機行動。並由我的伴侶楊樹先赴北京當面把詳情說給謝寶軒，囑其轉請應付發給，要他們學習軍

專學的知識，少同旧人通信來往，務求發揚革命青年的品質和社交，並說我要去北大荒不往上海苦裏。楊尚先在北京又介紹謝寶軒同志到吳景濂處，議員楊大猷、董耕三處，請他們多幫助青年謝寶軒同北洋官仵周旋的方法。此時方知段祺瑞要抬徐世昌上台作總統，馮國璋為付總統，實權還在段祺瑞手中。董耕三老同志說北洋軍閥禍亂已開始，段正在秘密和各國擴大借款，因為段主張中國參加協約國以首功自居，驕橫的氣焰不可一世，轉瞬三言時局不久必發生變動，我反對他往北大荒，上海不適于居住，段介紹他到山東青島居住，那里有吉林同鄉王鳳開設的西醫院。說着他順手寫一介紹信交給楊尚先持回。時在7月間邵兆中老同志從哈爾濱到天草，邵說一面坡的高爾已按吉林軍隊強行遷徙，把光華公司的牌子給燒了，馬24匹都沒收了，把李青山等36個農民都給驅逐了，說你們是一群亂黨，假充開荒種田來侵吞農民。李青山說我們是合股來開荒求生的農民，這牛馬都是我們個人的，公司的物件你們不講理給沒收了，可是這几匹馬我們要拉走。一個軍官開口大罵：你們这群造反的賊徒，公家不治罪叫你走開，已經對你們寬大了，還要什麼馬牛，要再不走，吉林軍隊正等你們去住。李青山看勢不妙，遂吟吟各農民離開荒地。彼時邵說他正在哈爾濱，趙宇清同志認為放棄吧不必去計較了，只能承認几年的理想又落了空，老殘听了頗受刺激。邵兆中同志年已老，隨其返鳳城縣自耕山地維持生活，給邵老二百元還家。8月初夏毅庭從北京來，報告謝寶軒同志報喜汗宮所。說有一天段芝貴約請到他家談話，首先稱贊寶軒是個有前途的青年軍人。段說聽說你对上海地方情形很熟悉，我擬提升你為少將買官，我軍部特派員駐上海，因為你对上海各黨各派都清楚，和他們以社交的

方法可偵查他們亂黨的行動，公費也給你準備充裕，這是我個人和你密談的要事。謝說我是個青年常識不足的人，我此次為討張勳把全副都解散了，我們的同志已不諒解，可能說我是投降，總長交給我的任務我無法去擔任。段說我們要設法給你恢復聲望以使他們對你信服，謝均拒之不接受。段又拉攏謝作他的學生，用意是拉謝參加反革命活動。最後謝明白正告段芝貴說總長：我以師生關係向您說實話，無論如何學生不革命做一個混飯虫，我絕不能去謀害舊日的朋友。段芝貴此時看透了謝不能利用，遂以吳佩孚的方式請謝，寶軒當晚返同寓所竟腹疼，精神上知道已被毒藥所害，即急請醫生，待醫生正在診治中，謝即大罵段芝貴用毒藥害了我，當時即從口內和眼鼻流血而死。當下老殘抱著夏毅庭的雙手互相大哭，楊樹先進來我哭成一團。夏說我到寶軒家看看蓋愛軒。樹先同志說上星期已被寶軒接去北京矣。夏說这可怪了北京就沒看見，到寶軒下土時始見蓋愛軒的影子，寶軒在未死前，肚疼最苦時，他還拿愛軒的像片哭呢，這里又有鬼了。楊樹先趕上火車前還到我家辭行，說寶軒派部里一姓王的差官接他，家中的東西毫無動，只留上工劉老太太看家。如斯弄的人家太糊塗；謝寶軒的夫人乃一十九歲初中學生，~~因患肺病而死~~她父親是個西醫大夫，原本出生于南京，北方還沒有其家親朋。急電謝寶軒烈士長兄來天津收拾家里東西，並登報尋找蓋愛軒少婦。這種夫死妻子失蹤的悲慘情形，同志們无不感覺精神上痛苦異常，老殘對各同志說我們革命者決不因這種打擊而過事悲痛，只有益發堅定我們鬥爭的勇氣，去消滅殘酷殘民的北洋軍閥，向罪惡社會開火，我們應當化悲痛為力量，為中國革命奮鬥到底。大家都起來互相击掌立誓堅定革命意志幹下去。此時老殘在空中沉思時，

忽然有同学数人来访问，他们之中有的在海关做职员，有的在盐务局作职员，有的在天津作税吏，他们^{还到}到老残的居所中，知道我的生活情况，以他们眼光看太清苦了。他们之中有人问老残说：你革命到何时为了，我们今天来劝你不要再做青溪换石的革命工作了，你夫婿俩都有职业的人，行医教学我们愿帮你们费法，再不要拿自己的生命作无谓的牺牲，又说了一些为个人谋的大道理。这几位可怜虫，他们毫无国家观念，对于革命毫无知识，认为革命者是一帮找事的青年，是傻子，不如他们聪明。老残平日和他们甚少接触，也不便和他们来往，他们一向是害怕和我联系，今天这样来，使我在思想上对于这些同学这种来访有所怀疑，他们可能间接被人利用来说服我，用什么帮助我就业的好意来说服我说起革命。他们看老残不说就问老残说了半天你为何不表示意见呢？他们又说你不要多疑，我们特来看望你的生活情形，不忍心你再有烦恼。老残说谢谢你们对我的好心肠，不过人各有志，可能同学们说我是神经病者，在群狗争食的罪恶社会上，我盼望多些神经病的人来消滅群狗，出现公道社会。远史不必说，从辛亥革命算起，我们就抱定和旧社会不妥协的精神来打倒趋炎附势者，当时在南京有些人说孙中山先生是先知先觉革命伟人，参加了国民党自命是革命进步者，迨中山先生下野后，这批势力鬼马上跑到北京，到处奉袁世凯为神圣实权者，不久袁氏被丁倒自毁后，势力鬼们又到处钻营，攀上了段的派系，以奴才恭奉杏臣，因他们向来反对革命，不择手段的诬陷段系派的安福系，表示报效大人先生们的忠诚。于是弄到了一官半职即扬眉吐气自认是知时务的得志者，为了效忠派系和上司，在地方上变本加厉搜刮老百姓，剥削和压迫劳动大众，如此来达到他们升官发财的私心。